

话新灯剪

〔明〕瞿佑等著

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图书馆

剪灯新话

外二种

〔明〕瞿佑等著

周楞伽校注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包括明代传奇小说三种：①瞿佑的《剪灯新话》；②李昌祺的《剪灯馀话》；③邵景詹的《觅灯因话》。这三种传奇小说，上承唐宋传奇的馀绪，下开《聊斋志异》的先河，起着承先启后的桥梁作用。内容有好多篇真实地反映了元、明之际兵荒马乱中青年男女不幸的遭遇，同时也抨击了不合理的封建婚姻制度，有它一定的艺术价值。

剪 灯 新 话

外 二 种

〔明〕瞿佑等著

周楞伽校注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

（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）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10.875 字数 244,000

1981年11月新1版 1981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，1—140,000

统一书号：10186·142 定价：0.85元

前 言

一

传奇小说勃兴于唐代中叶，自唐以后，便逐渐衰歇；宋代虽有继作，但工力已远不如唐人。元代作者更是寥寥可数，只有清江宋梅洞的《娇红记》才是传奇小说的正宗，其余都只能说是笔记。直到明初，传奇小说才重新兴盛起来。山阳（一作钱塘）瞿佑（宗吉）的《剪灯新话》倡导于前，庐陵李祯（昌祺）的《剪灯余话》继之于后，他们的作品，在文题意境方面虽都规摹唐人，但在艺术技巧上已非上乘，正如鲁迅所说：“文笔殊冗弱不相副”了。不过因为内容都是烟粉、灵怪一类故事，在当时文网严密、文坛冷落的情况下，大足新人耳目，所以很受读者的欢迎，甚至统治阶级也恐蛊惑人心，不得不加禁止。直到嘉靖初年，文网稍宽，文坛才渐趋活跃，传奇小说作者又复纷起，但如《钟情丽集》一类作品，内容秽褻，体格卑下，文笔庸俗，已远不能望《剪灯》二种的项背。只有万历年间邵景詹仿作的《觅灯因话》，虽辞藻较逊，但文笔别有一种朴素遒劲的地方，还算差强人意。这三种传奇小说，是上承唐宋传奇，下开《聊斋志异》的桥梁，在文学史上有它们一定的地位。

二

《剪灯新话》的作者瞿佑，别号存斋，很早就有诗名。他除

《剪灯新话》外，对《诗经》、《春秋》、《通鉴》、乐府、词、曲都有研究，写了很多研究著作和诗集，但现在只有《归田诗话》、《天机云锦》、《咏物诗》等几种流传下来。相传他十四岁时，他父亲因好友张彦复由福建来访，具鸡酒款待，他恰好从学中回来，张彦复要试他才学，就指席上鸡为题，命他赋诗一首，他即席吟道：“宋宗窗下对谈高，五德名声五彩毛，自是范张情义重，割烹何必用牛刀。”四句诗分咏了四个关于鸡的典故。张彦复击节叹赏，手画桂花一枝，并媵以诗道：“瞿君有子早能诗，风采英英兰玉姿，天上麒麟原有种，料应高折广寒枝。”他父亲很是得意，就造了一座堂叫传桂堂，以纪念张彦复画桂之赠，兼寓意子攀桂之意。当时著名文人杨维桢和他叔祖瞿士衡是知交，有一天，走访士衡于传桂堂，瞿佑见到他的香奁八咏，即席倚和，俊语叠出，维桢叹赏不已，对士衡说：“此君家千里驹也！”自此声名传播一时。但他虽然多才多艺，却一生流落不偶，只做了些教谕、训导之类的学官，甚至在永乐年间，还因作诗蒙祸，下诏狱，被谪戍保安十年，才得放归。

《剪灯馀话》的作者李昌祺，官阶比瞿佑高得多，他是永乐癸未进士，做过翰林院庶吉士，参加过纂修《永乐大典》的工作，以礼部主客郎中权知部事，外调做到广西、河南左布政使。《明史》有他的传。作品除《剪灯馀话》外，还有《运甓漫稿》、《容膝轩草》、《侨庵诗馀》等。

李昌祺显然是很服膺瞿佑的，他的《馀话》完全是在模仿《新话》，不但篇数相等，而且题材也差不多，只有一首歌曲《至正妓人行》，和列于卷五的一篇很长的传奇文《贾云华还魂记》，是《新话》所没有的。还有一些和瞿佑不同的地方，就是他喜欢炫耀自己的才学，在作品中穿插进许多和正文无关的

诗词，因此篇数虽和《新话》相等，字数却几乎超过一倍。他是一位集前人诗句的能手，安磐说他《馀话》中的集句颇为可取，“如‘不将脂粉洗颜色，惟恨缁尘染素衣’、‘汉朝冠盖皆陵墓，魏国山河半夕阳’，对偶天然。”确是事实，并非溢美之誉。

李昌祺因为官阶较高，不象瞿佑那样微秩末位，而《剪灯馀话》中又“粉饰闺情，拈掇艳语”，便被当时一批卫道之士目为白圭之玷。《列朝诗集》说他死后“议祭于社，乡人以此短之，乃罢。白璧微瑕，惟在《闲情》一《赋》，其然岂其然乎？”都穆《都公谈纂》也说：“景泰间，韩都宪雍巡抚江西，以庐陵乡贤祀学宫，昌祺独以作《馀话》不得入，著述可不慎欤！”这都反映封建社会中一般卫道之士是如何敌视小说一类的作品。

《觅灯因话》的作者邵景詹，生平事迹不详。据他书中小引自叙，此书著于万历二十年壬辰，即公元一五九二年。全书仅二卷，共八篇，文笔较为朴素，缺少辞藻点染，大概这时的文体已濡染八股气息，正如方苞批评明代隆庆、万历间的文章时所说：“气体茶然”了。

这三部传奇小说，都曾给天启年间拟话本小说作者以相当的影响，“三言”“二拍”都曾在其中撷取题材。

三

《剪灯》二种在我国早已没有足本流传，明高儒《百川志》所载《新话》篇数还完全，清乾隆时的坊刻本，《馀话》只有十四篇，同治年间出版的《剪灯丛话》所收二书，都各只有二卷，篇数都已不足。但在日本，却有庆长、元和间所刊活字本，篇数最完备，诵芬室主据以翻刻，二书始完璧复归中国。一九三一年，上海华通书局曾用铅字排印，今已不可多得。一九三

五年,郑振铎为生活书店编印《世界文库》,曾把二书收入第六至第九册内,《馀话》并用乾隆本校勘,但并无单行本。解放后十年的一九五八年,上海图书馆在文物仓库中抢救出《剪灯》二种的明末刊本三册,都残缺不全。在此以前,谁都不知道国内还有明刊本的存在。这三册残本都是福建建阳版,计《新话》一册,自《涓塘奇遇记》末段至《绿衣人传》,约当全书的后半部;《馀话》二册,自《武平灵怪录》至《至正妓人行》。其中《至正妓人行》一篇,有诸家跋语,为各本所无,特全部撮录,以供参考。惟此建阳麻沙板本擅改原文,鄙俚不通,实不可据校。

四

本书以诵芬室刊本为底本,《觅灯因话》就附刻在《剪灯丛话》内,因世极罕见,所以把它附在卷末。

在《剪灯新话》的附录中,除《秋香亭记》外,我还加进了一篇《寄梅记》。这篇传奇文,据《古今图书集成·闺媛典》所载,是瞿佑作的,明末詹詹外史编的《古今情史类纂》中,很多《剪灯》二种的文章,此篇也被收入;《西湖二集》并曾根据这素材增饰情节,改写成拟话本,名《寄梅花鬼闹西阁》。把它作为《新话》附录,似无大错,不过笔调似乎有些和瞿氏不类。

为了顾到读者的文言程度和典故理解能力,我在每篇作品后面都加了一些注释。这些注释颇费工夫,但也难免有遗漏和错误的地方,希望海内学者专家不吝指教。

周楞伽

一九八〇年十月

据一九五七年初版旧稿重写

Contents

PREFACE	vii
CONTENTS OF VOLUME I	xi
1 Introduction	1
2 Migration of π Bonds	
I. π -Bond Migration Catalyzed by Metal Carbonyls	10
II. Metal Complex-Catalyzed π -Bond Migration	24
3 The Oxo Reaction	
I. Introduction	39
II. Reactions of Alkenes	40
III. Hydroformylation of Alkynes	56
IV. Hydrogenation under Oxo Conditions	57
V. Applications of the Oxo Reaction	65
4 Hydrosilation of Alkenes and Alkynes	
I. Catalysis by Platinum (II) and Rhodium (II)	66
II. Catalysis of Hydrosilation by Metal Carbonyls	73
5 Oxidation of Alkenes and Alkynes	
I. Oxidation of Alkenes	77
II. Hydration of Alkynes	91
III. Alkene or Alkyne Insertion into Metal-Carbon Bonds	95
6 Multiple Insertion Reactions of Alkenes and Alkynes	
I. Introduction	99
II. Polymerization of Ethylene and α -Olefins	100

剪灯新话

〔明〕瞿佑著

《剪灯新话》四卷，附录一卷。钱塘瞿佑宗吉著，古传记之派也。托事兴辞，共二十一段。但取其文采词华，非求其实也。

《百川书志》六 史部 小史

作者小传

瞿佑，字宗吉，钱塘人。杨廉夫游杭，访其叔祖士衡于传桂堂。宗吉年十四，见廉夫香奁八题，即席倚和，俊语叠出。其《花尘春迹》云：燕尾点波微有韵，凤头踏月悄无声。《黛眉颦色》云：恨从张敞毫边起，春向梁鸿案上生。《金钱卜欢》云：织锦轩窗闻笑语，采蘋洲渚听愁吁。《香颊啼痕》云：斑斑香竹非因雨，点点杨花不是春。廉夫叹赏，谓士衡曰：“此君家千里驹也。”因以鞋杯命题，宗吉制《沁园春》一阙，廉夫大喜，命侍妓歌以行酒，欢饮而罢。洪武中，以荐历仁和、临安、宜阳训导，升周府右长史。永乐间，下诏狱，谪戍保安十年。洪熙乙巳，英国公奏请赦还，令主家塾三载，放归，卒。年八十七。宗吉风情丽逸，著《剪灯新话》及《乐府歌词》，多假翠倚红之语，为时传诵。其在保安，当兴河失守，边境萧条，永乐己亥，降佛曲于塞下，选子弟唱之，时值元宵，作《望江南》五首，闻者凄然泣下。又有《漫兴》诗及《书生叹》诸篇，至今贫士失职者，皆讽咏焉。（《列朝诗集》）

瞿佑，字宗吉，钱塘人。生于元至正元年（公元一三四一），卒于明宣德二年（公元一四二七），享年八十七岁。（梁廷灿：《历代名人生卒年表》）

《剪灯新话》序一

余既编辑古今怪奇之事，以为《剪灯录》，凡四十卷矣。好事者每以近事相闻，远不出百年，近止在数载，襞积于中，日新月盛，习气所溺，欲罢不能，乃援笔为文以纪之。其事皆可喜可悲、可惊可怪者。所惜笔路荒芜，词源浅狭，无嵬目鸿耳之论以发扬之耳。既成，又自以为涉于语怪，近于海淫，藏之书笥，不欲传出。客闻而求观者众，不能尽却之，则又自解曰：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，皆圣笔之所述作，以为万世大经大法者也；然而《易》言龙战于野，《书》载雉雒于鼎，《国风》取淫奔之诗，《春秋》纪乱贼之事，是又不可执一论也。今余此编，虽于世教民彝，莫之或补，而劝善惩恶，哀穷悼屈，其亦庶乎言者无罪，闻者足以戒之一义云尔。客以余言有理，故书之卷首。

洪武十一年岁次戊午六月朔日，山阳瞿佑书于吴山大隐堂

《剪灯新话》序二

昔陈鸿作《长恨传》并《东城老父传》，时人称其史才，咸推许之。及观牛僧孺之《幽怪录》，刘斧之《青琐集》，则又述奇纪异，其事之有无不必论，而其制作之体，则亦工矣。乡友瞿宗吉氏著《剪灯新话》，无乃类是乎？宗吉之志确而勤，故其学也博；其才充而敏，故其文也贍。是编虽稗官之流，而劝善惩恶，

动存鉴戒，不可谓无补于世。矧夫造意之奇，措词之妙，粲然自成一家言，读之使人喜而手舞足蹈，悲而掩卷堕泪者，盖亦有之。自非好古博雅，工于文而审于事，曷能臻此哉！至于《秋香亭记》之作，则犹元稹之《莺莺传》也，余将质之宗吉，不知果然否？

洪武三十年夏四月，钱塘凌云翰序

《剪灯新话》序三

余观宗吉先生《剪灯新话》，其词则传奇之流，其意则子氏之寓言也。宗吉家学渊源，博及群集，屡荐明经，母老不仕，得肆力于文学。余尝接其论议，观其著述，如开武库，如游宝坊，无非惊人之奇，希世之珍；是编特武库、宝坊中之一耳。然则观是编者，于宗吉之学之博，尚有愆也。

洪武十四年秋八月，吴植书于钱塘邑庠进德斋

《剪灯新话》序四

余观昌黎韩子作《毛颖传》，柳子厚读而奇之，谓若捕龙蛇，搏虎豹，急与之角，而力不敢暇；古之文人，其相推奖类若此。及子厚作《滴龙说》与《河间传》等，后之人亦未闻有以妄且淫病子厚者，岂前辈所见，有不逮今耶？亦忠厚之志焉耳矣。余友瞿宗吉之为《剪灯新话》，其所志怪，有过于马孺子所言，而淫则无若河间之甚者。而或者犹沾沾然置喙于其间，何俗之不古也如是！盖宗吉以褒善贬恶之学，训导之间，游其耳目于词翰之场，闻见既多，积累益富。恐其久而记忆之或忘也，

故取其事之尤可以感发、可以惩创者，汇次成编，藏之篋笥，以自怡悦，此宗吉之志也。余不敏，则既不知其是，亦不知其非，不知何者为可取，何者为可讥。伏而观之，但见其有文、有诗、有歌、有词、有可喜、有可悲、有可骇、有可嗤。信宗吉于文学而又有余力于他著者也。宗吉索余题，故为赋古体一首以复之云。

山阳才人畴与侣？开口为今阖为古！春以桃花染性情，秋将桂子薰言语。感离抚遇心怦怦，道是无凭还有凭，沉沉帐底昼吹笛，煦煦窗前宵剪灯。倏而晴兮忽而雨，悲欲啼兮喜欲舞，玉箫倚月吹凤凰，金柵和烟锁鸚鵡。造化有迹尸者谁？一念才萌方寸移，善善恶恶苟无失，怪怪奇奇将有之。丈夫未达虎为狗，濯足沧浪泥数斗，气寒骨耸铮有声，脱帙目光如电走。道人青蛇天动摇，不斩寻常花月妖，茫茫尘海沓万点，落落云松酒半瓢。世间万事幻泡耳，往往有情能不死，十二巫山谁道深，云母屏风薄如纸。鸶鸶宅前芳草迷，燕燕楼中明月低，从来松柏有孤操，不独鸳鸯能并栖。久在钱塘江上住，厌见潮来又潮去，燕子衔春几度回？断梦残魂落何处？还君此编长啸歌，便欲酌以金叵罗，醉来呼枕睡一觉，高车驷马游南柯。

洪武己巳六月六日，睦人桂衡书于紫薇深处

目 次

卷一

- 水宫庆会录····· 9
三山福地志·····15
华亭逢故人记·····20
金凤钗记·····24
联芳楼记·····28

卷二

- 令狐生冥梦录·····34
天台访隐录·····37
滕穆醉游聚景园记·····44
牡丹灯记·····49
渭塘奇遇记·····54

卷三

- 富贵发迹司志·····60
永州野庙记·····63
申阳洞记·····66
爱卿传·····69
翠翠传·····74

卷四

- 龙堂灵会录·····83

太虚司法传	91
修文舍人传	94
鉴湖夜泛记	98
绿衣人传	104
附录	
秋香亭记	108
寄梅记	112

卷 一

水宫庆会录

至正^①甲申^②岁，潮州士人余善文于所居白昼闲坐，忽有力士^③二人，黄巾绣袄，自外而入，致敬于前曰：“广利王^④奉邀。”善文惊曰：“广利洋海之神，善文尘世之士，幽显路殊，安得相及？”二人曰：“君但请行，毋用辞阻。”遂与之偕出南门外，见大红船泊于江浒。登船，有两黄龙挟之而行，速如风雨，瞬息已至。止于门下，二人入报。顷之，请入。广利降阶而接曰：“久仰声华，坐屈冠盖，幸勿见讶。”遂延之上阶，与之对坐。善文局蹐退逊。广利曰：“君居阳界，寡人处水府，不相统摄，可毋辞也。”善文曰：“大王贵重，仆乃一介寒儒，敢当盛礼！”固辞。广利左右有二臣曰鼉参军^⑤、鳖主簿^⑥者，趋出奏曰：“客言是也，王可从其所请，不宜自损威德，有失观视。”广利乃居中而坐，别设一榻于右，命善文坐。乃言曰：“敝居僻陋，蛟鳄之与邻，鱼蟹之与居，无以昭示神威，阐扬帝命。今欲别构一殿，命名灵德，工匠已举，木石咸具，所乏者惟上梁文尔。侧闻君子负不世之才，蕴济时之略，故特奉邀至此，幸为寡人制之。”即命近侍取白玉之砚，捧文犀^⑦之管，并蛟绡^⑧丈许，置善文前。善文俯首听命，一挥而就，文不加点。其词曰：